

御選唐宋文醇

一函
十冊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九

隴西李翱文一

賦 雜著

幽懷賦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陸欽州述

高愍女碑

楊烈婦傳

謝道韞

蘇若蘭

蘇少卿

蘇少卿

蘇少卿

蘇少卿

蘇少卿

蘇少卿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九

隴西李翱文一

幽懷賦

朋友有相歎者。賦幽懷以荅之。其辭曰。天。子。之。師。與。之。友。眾。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爲。庶。幾。超。羣。情。以。獨。去。兮。指。聖。域。而。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

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私自祿
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
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
宜永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
之旣修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
師能順天而用眾兮竟掃寇而戡隋況天子之神明兮有
烈祖之前規劃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爲苟廟堂之
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違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
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匪吾

憂之所宜

歐陽修曰子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而得與之交又恨子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況迺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一鳥之

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
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眾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
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
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
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
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
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
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
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

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
得憂可歎也夫

復性書上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旣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

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

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

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盪鑿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

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威儀擊劒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耶。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慘存焉。與之言之。陸慘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

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
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
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
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
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
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
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

耶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邪本無有心寂不動耶思自息惟性明照耶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